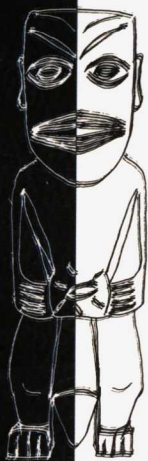


陈世旭 著

一半是黑 一半是白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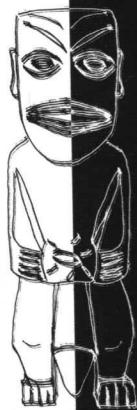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

1124

2005

陈世旭
著

一半是白 一半是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半是黑色,一半是白色/陈世旭著. - 北京:人民
文学出版社,2005.5

ISBN 7-02-005039-5

I. 一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1925 号

责任编辑:姚淑芝

责任校对:王玉川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一半是黑色,一半是白色

Yi Ban Shi Hei Se Yi Ban Shi Bai Se

陈世旭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2
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5039-5

定价 18.00 元

[上 部]

第一章

—

陈火林这次从省城回来，把老婆龚腊梅吓了一大跳。

先是一阵“乒乒乓乓”的猛烈敲门声，震得满屋子东西乱响。龚腊梅一连声“来了，来了”地喊着从灶间跑来应门，外面的人却似乎全不顾及门里的动静，只是继续把门打得山响，像是拆屋。龚腊梅一阵小跑到了门后，看着那扇被打得激烈晃动的门，突然迟疑起来。

陈火林上次从省城返回也是这时候到的。从早上起，龚腊梅一整天都在记挂着应该在今天傍晚回来的陈火林。心里正乱乱的，一听见敲门声，她惟一的念头就是陈火林回来了，不是陈火林会是谁！及至看到门几乎是在被人发狠地拍打，她又吓住了：这会是陈火林么？会不会是闹事的农民寻到县长家里来了？

县妇联副主任龚腊梅不是个怕事的女人。两个月前下面有一个乡几千农民聚集把乡政府砸了，把没有来得及逃掉的乡干部都拿索子捆了。县武警中队全体出动，也没有镇住。双方闹得很僵。末了还是龚腊梅陪着当县长的丈夫陈火林去跟农民谈判，好歹达成了协议。虽说龚腊梅母亲的娘家在这个乡，她敢于陪着陈火林进去，仗的主要是这一点，但在当时那样双方剑拔弩张、紧张对峙的局面中，一两个人赤手空拳地介入进去，还是需要胆量的。他们都只有三十多岁，“文革”时大规模武斗那样的

阵势只是听说过。陈火林后来说，他走进火气旺盛的人群的时候，腿止不住发抖，背上冷汗淋漓，像盘了条蟒蛇。倒是龚腊梅冷静多了，一副乱云飞渡仍从容的神态。事后有人开心说，她当时的样子很有点刘胡兰的派。

现在面对着一扇晃动的门，龚腊梅倒是心虚了起来。万一真是农民寻上门来，她一时还真没有主意应付。

敲门的人好像累了，突然住了手。

龚腊梅壮着胆子尖声喊了一句：

“哪个？”

“我！”

外面一声雷吼。

“你该死！”

龚腊梅听出了声音，一下拉开门，却又吃了一惊：她在昏暗中看见一张奇异地放着光的脸，额头、印堂、眼睛、面额、人中、下巴，全都熠熠地明亮着。笼罩在这片奇异的光下面的，是一种也很奇异的凝固的笑容。

“成功了。”

陈火林双目炯炯，定定地看了一阵龚腊梅，好久才发出声音。

“快进来。”

龚腊梅一把夺过陈火林夹在腋下的手包：

“你差点吓死我了。”

陈火林跟进来，一把搂定龚腊梅，“成功了。”他粗重地低哼着，喷着刺鼻的酒气的嘴在龚腊梅脸上乱蹭。

“死东西，门没有带上。”

龚腊梅扭动着身子，从他的搂抱中挣脱出来。

这天晚上他们早早安顿儿子睡觉(往常总要陪儿子做完当天的作业,再预习明天的功课,不到夜里十点不让儿子上床),自己也匆匆忙忙地漱洗过,便闭了灯钻进被窝。

龚腊梅挡着陈火林的手,说:

“好好说说。”

陈火林不肯住手,说:

“完了事再说。”

好多日子未见的状态突然恢复,夫妇两个重又体会到初夜的兴奋和甜蜜。他们的感觉是:人生又一次开始。

二

所谓“不要来得早,只要来得巧”,陈火林对这话很有体会。从地区师专毕业参加工作之后,他一路快步小跑,步步都踩到了点上。

起初,陈火林因为没有什么很硬的背景,给分到一个偏僻的乡级中学。教了两年书,校长到了退休年龄。县教育局派人到学校来考察,要从学校本身选拔一名校长(别处没人愿来)。当时正强调学历。这个学校除校长是本科毕业——他也是因为“文革”下放在当地成了家才没有走,只有陈火林有大专文凭。加上两年里他从没有流露过想走的意思,同事、学生和家长的反映都不错,就定了他当校长,成了全县最年轻的中学校长。

对陈火林日后的连续晋升,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台阶。在这个台阶上,陈火林的年龄和学历都成为绝对的优势。全县范围同一层面上的干部,比单项有得是强过他的人。但论综合条件,他排在组织部门备选名单的前几位。

过了不到三年，县里要从中学校长中选拔一个人来担任教育局的副局长，自然选中了他。两年后他又被提名作为分管文教副县长候选人，并且当选。

陈火林在师专学的是中文专业。但他不像有些同学，一心只想当作家诗人，整天牛气冲天地疯疯癫癫，结社出刊，巴结地方文化界小名人。他的兴趣很广泛，哲学、历史、法律、政治、艺术，多所涉猎。在乡下教书，到县里当局长，闲时也总是读书思考。在县妇联当干事的龚腊梅就是因为这点看上他的。龚腊梅在县里算是出众的，求她的人不少，她总是作翘，快二十五岁了，婚嫁的事还不见着落。好像就是等着陈火林的出现（这也是陈火林“来得巧”的一个佐证）。到了县级领导岗位，工作面更开阔，陈火林又有了对经济问题的关心。平时读书，就更多地注意起经济理论的探讨。结合实际工作中的见闻思辨，还顺手做笔记。有一年省委党校办了一个短训班，专讲市场经济。他得到一个脱产集中学习的机会。学习结束，他的论文因为“立论新颖，论据充实”被校刊选用，引起了兼任党校校长的省委书记的注意，作了很长一段批示，说是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值得引起深思，印发到全省各级党委。这一下弄出了很大的响动。那论文对开拓县域经济提出了一条虽然不够成熟却非常及时的思路。这正是一个尚欠发达、渴求良策的省份很迫切、很有现实意义的战略性课题。

这个既让人意外其实又在情理之中的成功，改变了陈火林的教书匠形象，给他添上了懂经济的色彩。这之后不久，县委书记调任，县长被任命为县委书记。政府日常事务就都交给常务副县长、也就是陈火林负责。再后来，县乡换届，陈火林很自然当选为县长。

当了县长之后，陈火林一帆风顺的升迁却停滞了下来。

陈火林当县长的这一年，地方政府组织法做了修改，改为五年一届。临近届满，县委书记调任。陈火林以为自己会升任书记，却没有想到上面派了一位书记来。他则继续作为下届县长的人选。新来的书记比他还小一岁。他这届县长要当到任满也就是四十岁出头。那之后，他只有到县人大或政协去等待退休。仕途也就到此止步。按年轻化的不成文规定，县级干部到四十岁就不太可能提拔了，由此出现了“三十九岁现象”，就是许多县级干部到了这个年纪，不思进取，甚至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。连任之后，陈火林已经干了三年，接近这个危机时间的限度了。

再一个，尽心尽力地当了这些年县长，却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作为。反而是觉得这个县官越当越难。

之前的县长当书记了，大家还是叫他“县长”。这习惯不止停留在口头上，政府的事，可以由县长陈火林决定的，还是要书记表了态才作数。局长们向陈火林请示工作，总是说这事跟书记汇报了，他让我们跟你汇报。陈火林就是有异议，也不好开口了。陈火林自己凡作决定，批文件，也都要先问书记的意见。以他的本意，有的真是因为拿不定主意，要请教；有的则只是为表示谦虚谨慎。但书记却什么顾忌也没有，对县里的大事小情，仍是一如既往地表态，从不觉得有什么事是该由县长陈火林定的。开会的时候他口口声声叫陈火林“秀才县长”。说自己除了多些实际经验，理论修养比陈火林差一大截，比方可以让省委书记重视的文章就绝对写不出。对年轻有为的陈火林很羡慕很称赞。但大家听了却总觉得像是在说陈火林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，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书生而已。

陈火林尽量克制着。起码的明智他是有的：在基层工作，更

多的确实是依靠经验,以及由这经验建立起来的个人权威。这方面,他同书记肯定无法相比。天无二日,国无二君。一个地方、一个单位,灵魂或者说头脑只能有一个,多了就会坏事,让下面的人无所适从,自己也会落下“少年气盛”的话柄。有婆婆在,媳妇最好的姿态就是忍气吞声。

问题是有些事克制了却是有麻烦的。

书记个性强,有魄力,作风泼辣,敢作敢为。这些都是陈火林远不能及的长处。但正因为这样,他的短处也是明显的:特爱面子,凡事都不肯后人,讲政绩讲到不顾一切的程度。

比如,上面来人检查“鹅鸭工程”,他就让下面把好几个村子的鹅鸭都赶到一个村子的水塘里,让检查团以为这里的养殖业已经有了产业化规模。检查团高兴(不虚此行);上级高兴(有了一个好典型);书记也高兴(这很自然)。却苦了陈火林。把那些鹅鸭集中很容易,分开送回去却不容易,几个村的农民为此吵得一团糟。书记欢天喜地陪检查团走了,屁股就得由县长来擦。

如果只是这一类的麻烦,也就罢了。有一弊也有一利。上级认可了你的成绩,除了对领导个人有利,客观上对县里工作也有利。至少在申报国家投资、批拨贷款上多少能得到些照顾。

但有的事,后果会严重得不知怎样交代。

书记换届的最后一年,上报财政状况,坚持要认定实现了几年前确立的消灭财政赤字的目标。县委常委会没有什么争论就同意了书记的意见。这些年大家也都习惯了,一个目标确立了,实际情况怎样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到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宣布这目标已经实现。

陈火林当然不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。从教育局到县政府,工作了这些年,也不知按上级规定的目标报了多少数字。但现

在这个数字则太实在、太要命了。这个县的财政历来是年年吃补贴的，现在既然“消灭了赤字”，也就不需要补贴了。那个实际存在的财政缺口哪个来填？已经内定了由他当县长，那就意味着他将站立的是一个无赤字的财政起点。不要说“再创新的辉煌”了，到时候会不会闹出乱子来，还是一个问题。

这担心不幸成为事实。

财政虚夸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。有几个乡先是拖欠教师工资，然后就连乡干部工资也不能按时足额发放。胆大的乡就设法立了名目，让村干部去向农民要钱。农民的钱哪里是好拿的？一是有人实在没有油水可榨；二是现今的农民都乖了，外面做事的把上面编成册子的政策寄了回来，跟当地的规定一对照，不是一回事，就把那小册子作了盾牌，跟乡干部顶牛。乡政府先是查抄小册子，接着又抓人，说是“反政府”。终于激起众怒，酿成“群体事件”。

这种大祸临头，在一个县里最没有地方、也最没有理由躲的就是县长。事件就是平息了，总结教训的时候，负直接责任的也只能是县长。

经了几次这样的事，陈火林觉得精神渐渐支持不住。半夜里起风，院子里树叶响，他都会从梦里惊醒，以为是上访的农民又找上门来了。他不像许多同行，见惯不惊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事情一过就丢到脑后，做完检讨，签字笔一甩，照样卡拉 OK 响遏行云。他不行，心里搁不下事。县里的经济不发达，类似的人祸就少不了。但一个县的经济是说上去就那么容易上去的么？

最要命的是，这个县长，他不光觉得越当越难，还越当越怕。在许多人眼里，官场根本就是粪窖，进去了就莫想清白。洪洞县

里无好人，县长天生就是贪官。过去说“三年清知县，十万雪花银”。现在一个县长干了几年，哪个不说他捞了几十上百万。民间传说把县乡干部统统枪毙有冤枉，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。对官员的信任度到了这样低的程度，他直觉得心里发冷。这方面的种种议论虽是猜测，却不能说毫无根据。看看那些在乡里当书记、乡长的，一届下来，有几个不在县城里做屋，且都是二三百平米的楼房。他自己有一次重感冒住了三天院，竟收到将近二万块钱的红包。这类收入说是隐形的，其实也等于半公开了。尽管逢到有人送红包、烟酒之类，他都放下脸，不给面子，当场没有退掉，事后都交到纪委去，但别人私下还是说，他交出的只是冰山的一角。反而是让同行觉得他沽名钓誉，有野心，给他白眼。古往今来都说做官是光宗耀祖的事，却从没有人宣扬它闹不好就身败名裂的一面。

想起自己有生以来在仕途上并没有怎样轰轰烈烈，却就要这样窝窝囊囊地走近尾声，他很不甘心，却又止不住消沉。竟有些萎靡不振，连房事也日渐荒疏了。

龚腊梅是个要强的人。她一心希望丈夫不断进取，对丈夫的声誉也就看得极重。凡是来送礼的，她都坚决拒之门外。纠缠不休的甚至遭她厉声呵斥。有了这样的硬气，她也就敢于在人前宣称：“我们老陈肩膀上站得人，大腿上跑得马。”但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，更多的是遭人嫉恨。似乎她同陈火林的存在就是为了对别人的存在构成贬低。这样的县长太太当了几年下来，也是越当越不是滋味。没当县长，看县长也算一方之主；当了县长，才晓得什么叫“高处不胜寒”。

夫妻两个也就时常商量：若换个去处，一时哪有那么合适的单位呢？再回去教书，组织上也不会理解。与其活得这样累，不

如干脆辞职下海。但愤愤然地说说容易,真要横下心走出那一步,才又晓得自己是怎样软弱,跟那些下岗失业的人到底不能比。

这样煎熬着,忽然听到省上公开选拔部分副厅级领导干部的消息。消息很快就证实了。先是接到红头文件,然后是报上公开登了有关部门的公告,然后是逐级动员符合条件的干部报名。

三

陈火林报考的是省学术研究学会总会副主席的职位。选报这个职位,他是反复掂量过的:一、这个职位是个冷门,报的人少,刚刚凑够规定的人数。这样,竞争的难度相对小些;二、其他报名的人当中,跟他一样的专业干部,理论上未必一定强过他。很强的专业干部未必愿从政。打算从政的多少有点觉得专业上发展前途不大;三、省学总目前的领导班子中,缺的是一名行政管理干部。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同其他报考者比较起来,这恰恰是他的强项。

一切几乎都在他的预料和把握当中。整个参选的过程可以说是一路春风。

统一笔试后他进入了前六名。他的公共科目成绩得了最高分,大大地帮了专业科目不足的忙。

面试答辩后,他进了前三名。有一道题问的是“如果上级能力不如你或下级能力比你强,你会怎样做?”这是出题人自己最得意的一道题。还真难住了人。高校报考的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回答说:“我会请求让我取代那位上级或让下级取代我。”陈

火林回答是：“对那样的上级我会既充分尊重同时又会在工作中积极给他提建议。对比我强的下级，我会尽量发挥他的作用，同时在合适的时候积极举荐他。”答辩考评组一致认为陈火林的回答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。

决定任命之前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对考察对象进行民主测评和德、能、勤、绩全面考察。陈火林后来看到的关于他的考察报告，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。这一辈子他是头一次听到别人对他作这样全面、这样高调的评价。读那份报告，好像是读一篇伟人悼词。冷静想想，也不奇怪。这些好话都是县里人提供的。他们跟他本人一样，巴望他被选拔上去。不然的话，一个县长的位置，像现在这样轻易空出的机遇，怕也是百年难逢。

省学总有许多干部旁听了面试答辩。陈火林给他们留下了最佳印象。省学总机关都是些书生。“文革”后恢复活动十几年，一直租人家的房子办公，自己连个窝都没有。如今事业单位个个都拼命搞产业开发，预算外的福利发得盆满钵满。省学总机关的人只能指望几个死工资过日子，一身寒酸，见人矮三分。他们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就希望来一个有经济头脑，又有管理能力的头。他们自己中间产生不了，其他单位的能干人又不肯来，很是绝望。没有想到有了公开选拔这样一个良机：一个县官得以从基层进省城；省学总得以有一个实干家领导。一个要补锅，一个要锅补，真是天作之美。最有责任心的那帮干部群众便联名向省委上书，强烈希望能够任用陈火林当省学总副主席。

陈火林这一次又踩到了点上，命运又一次重重地拥抱了他。在权力的金字塔上，地厅级是一个无数官员难以企及的台阶。习惯中这个台阶的官员被称作“高干”，就是荤话说的“坐飞机做

爱”的那种。在他面前，一度开始暗淡的人生又展开了全新的、广阔的、亮丽的视野和前景。

四

阮莉莉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往小里想，并且是那种白净秀气的小美人儿。即使尽量往大里想，也该是一个风韵犹存、刚过少妇年纪的人。没想到她会这么老：满脸褶子和雀斑，虽然扑了很厚的粉，也掩盖不住，稍一牵动，就有粉屑落到衣领上，露出下面的枯黄来，像是大修时没有粉刷好的墙面。又文了眉，做了眼线，像嵌了煤球核的雪人。不同的是她不像雪人那么呆板，那么傻，而是生动活跃，不停地说话，不停地指手画脚，一分钟也闲不住。整个会议室就只见她一个人的声音在响着，别人都是观众。

陈火林走进来的时候，阮莉莉正把会议室中间的空地当T型台走猫步。昨天晚上有个电视台转播了最近巴黎时装展销会实况的片断，阮莉莉模仿的就是其中一位正当红的国际名模。应该说，她的节奏、表情、造型掌握得还有那么点意思。只是这样老而丑的一个女人做出那么袅娜、柔媚、青春烂漫的姿态来，两者之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强烈了。简直就是恐怖，让人可怕地感受到生命规律的无情。

阮莉莉很夸张地扭胯，抬手至耳际，搔首，亮相。然后就那样站住，说：

“你们注意到没有，时装模特的面部是不能有太多表情的。她得让人把目光集中到时装上，而不是她脸上。”

她这样说，是为了表现她对时装模特这职业的深刻理解，但

却反而让人注意到她那张面具似的脸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见大家没有反应，她问。

大家很礼貌地稀稀拉拉鼓了几下掌，又很礼貌地稀稀拉拉连声说：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

所谓“大家”，其实也就是三个人：陈火林、比陈火林先到的副主席赵金诚和做会议记录的办公室主任小魏。

省学总驻会的负责人总共是四名，都是副主席（主席是学术界有些名气的大学教授。已经退休好几年了。因为一直没有换届，主席的名义也就一直兼着）。四位副主席、三位组成党组，还有一位是民主党派。

党组书记李国贤先前是省委当了很多年的副厅级干部。快退休了，到省学总来转个正职。他心里很不情愿，很后悔当初不如不图这个正职，留在省委不挪窝，晚年得个安稳。现在既然来了，看看也做不成什么事，就一直在家里养病。事情都交给党组副书记高良才去管。

高良才既没有一把手的名分，组织上从来也没有明确由他主持工作，说话当然不灵。弄了不到一年，事情办不成一件，倒弄得自己人不像人鬼不似鬼，便多方走动，调出了省学总。去的那个单位虽然也不怎样，但不再担主要责任，好歹落个清闲自在，不至于焦头烂额。他一调走，就给陈火林空出了职位。

排名在高良才后面的是党组成员阮莉莉。党组的三个人中，阮莉莉最早到省学总，算是老资格。最近两年，连续有理论文章在全国最高级别的评选中获奖。这使她时时表现出按捺不住的兴奋。高良才调走后，她肯定自己会升副书记，主持工作。